

美未迟

冬至篇

《花火》
重点连载



赤 景

冬之全篇

白鹭
成双

●
BAILU
CHENGSHUAN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美景未迟. 4 / 白鹭成双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717-9

I. ①美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9958 号

书 名	美景未迟. 4
作 者	白鹭成双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孙 逊 余竹青 张丽君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225 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9717-9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

子衿 001

第二章

身孕 023

第三章

和离 043

第四章

琴音 066

第五章

燕地 088

第六章

师氏 111

第七章

王府 132

第八章

下棋 153

目

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九章

早死 173

第十三章

招亲 249

第十章

公主 194

第十四章

绣蝶 267

第十一章

惊喜 212

第十五章

演戏 286

第十二章

新婚 233

番外

美景未迟之
校园篇(四)
306

长忆居里。

临风皱眉守在门外，屋子里头，锦衣坐在床边靠着美景哭了好一会儿了。

美景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就算张昭是个浑蛋，那也是锦衣爱惨了的浑蛋，她不好骂，却也没办法劝。

锦衣号啕大哭了一场，哭完红着眼睛看着她道：“谢谢主子，奴婢没事了。”

叹息一声，美景拿了镜子给她看：“你这样子叫没事？”

两只眼睛都肿成核桃了。

锦衣撇撇嘴，坐起来吸吸鼻子：“其实很多次，奴婢知道自己是错的，不该对他那么好，不该一直养着他，他完全没有想过分担一点。可当时真的太喜欢他了，喜欢到可以忽略这些事情。也只有今天这一耳光，才能将奴婢打醒。”

玉食在旁边也难受得很，瞪眼看着她，道：“我一早给你说过，那人一看就不可靠，只会对你说甜言蜜语，什么都不做！可惜我看得清，你却不愿相信。”

“我错啦！”摇了摇玉食的手，锦衣长叹一口气，道，“银子也要回来了，哭完这一场，就当这十年养了一条狗，现在被别人买走了。”

“这个比喻很恰当！”美景十分认可地点头，看了屋子外头一眼，小

声道，“等你彻底放下那白眼狼的时候，说不定还会遇见更好的姻缘。”

眸子黯淡了一些，锦衣苦笑：“奴婢这样的人，哪里还能有什么好姻缘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美景挑眉，也没多说。有些姻缘即使在身边，也许也是要很久才能被发现的。

许府里开始准备五小姐和张昭的婚事了。赶得急，生怕状元郎反悔似的。婚事就定在这个月底。

美景依旧平静地吃着药膳，听着临风每天给宋凉臣汇报情况，等着看这张昭会有什么下场。

不过最近她的妊娠反应更强烈了一些，为了不让宋凉臣发现，只能拼命掩饰。想呕的时候便假装如厕，或者放了床帐假装睡觉，然后拿个布袋子呕吐。

幸好有妙回帮着她掩饰，宋凉臣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不过时间长了，肚子怎么也会大起来的。为此美景想了个办法。

“王爷让那逍遥布庄的掌柜来一下这里吧。”

宋凉臣侧头看了她一眼，继续盯着手里的书：“想做新衣裳？”

“嗯嗯！”美景连连点头，“最近觉得齐胸襦裙很好看，想要那样的款式，可惜衣柜里都没有。”

齐胸襦裙吗？宋凉臣微微皱眉：“那是好久以前的款式，现在都没人爱穿了，你怎么还想着做？”

美景撇嘴：“别人不爱穿不一定妾身就不能穿啊！款式虽然老，但是改一改肯定很好看，王爷帮帮忙吧。”

“好。”宋凉臣点头，让人去请任逍遥，顺便让他带着布庄伙计过来。正好他觉得最近美景胖了不少，抱是不能抱了，就听听尺寸好了。

“主子！”玉树有好几天没出现了，这回突然窜出来，脸色却是分外难看，“请主子移驾。”

宋凉臣放下书，看着他的神色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余光扫了扫王妃，玉树几不可察地摇头。宋凉臣会意，跟着他往外走。

美景没在意他们，只一心等着任逍遥来，顺便拿了纸笔画她想要的款式。

任逍遥来得很快，看见她的时候也有些惊讶，上来行了个男子的礼：“上回见您就觉得不是一般人家的夫人，没想到竟然是燕王妃，小的失敬。”

“任掌柜不必多礼。”美景一把拉过她，将画好的图纸放进她手里，“帮我做这几套衣裳，顺便，我想和任掌柜聊聊。”

到底是生意场上打滚的人，任逍遥笑道：“王妃唤小的芙蓉吧，那是小的从前的闺名。”

这一报闺名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，美景也放松了一些，让其他人都下去休息，然后抓着她问：“芙蓉，你是怎么开始经营布庄的？”

“这……说来话长，王妃感兴趣吗？”

“感兴趣！”美景连忙点头，笑咪咪地道，“请务必告诉我。”

任逍遥有些惊讶，不过那也不是什么秘密，索性就说了。

“小的夫家死得早，又没留下什么东西，为了讨生活，小的就只有自己出来走商了。”她道，“最开始是化装成男人，做小货郎，后来有了点本钱，便开了布庄。比起那些大男人，小的自然更了解各家女眷喜欢什么样的花色样式，所以渐渐地，布庄越做越大。”

其实中途有人发现过她的身份，差点将她的店铺砸了，不过她是那条街上交保护费最爽快的商家，所以不管是地痞流氓还是官府，都挺护着她，没两天就照常经营。

发生的事情很多，波折也很多，不过任逍遥脸上一点悲伤的神色都没有，讲起最辛酸的经历也不过是一笑而过，看得美景愣怔不已。

“小的是觉得，女子未必比男子差，凭什么不能自己出来讨生活？反正是个寡妇，也不指望能嫁个什么好人家。随意他们怎么说，我也不在意了。更何况，嫁人比经商可苦多了，一辈子都倚仗男人而活，他爱你、宠你，便是你的运气，能让你过得好些。但若哪天不爱了，女人的下场何其可怜？”

美景听得深有感触，连连点头。

任逍遥笑了笑：“不怕王妃笑话，小的是觉得，离开男人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，才能收获更多的东西，而不是一辈子都围绕着丈夫、儿子过活。”

这是个奇女子。

听完她说出的所有故事，美景就只有这一个想法。原以为自己已经够离经叛道了，没想到这儿还有个想法比她更大胆、而且已经付诸行动并成功了的人在。

一瞬间，她觉得自己面前黑漆漆的路上亮起了一盏灯。

量完了身子美景也没让任逍遥走，跟她一起用了药膳，继续说话。任逍遥也是觉得奇怪，这好端端的王妃，应该是大家闺秀吧，怎么会喜欢听她这些胡言乱语？

结果她说得差不多了之后，燕王妃突然道：“若是以后我也从了商，你能不能指点我一二？”

啥？任逍遥瞪大眼：“您……”

哪有王妃来从商的？！

“您是认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美景点头，一张脸笑得美艳极了，“可能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去找你。”

任逍遥有些看傻了，回过神来才恢复商人的圆滑，笑着应下：“好。”

这贵门里头的情况，他们这些小老百姓自然是弄不懂的。不管这燕王妃是一时兴起还是认真的，她不得罪人就好了。

不过，带着伙计离开许家的时候，任逍遥还是忍不住跟前头带路的丫鬟打听：“这位燕王妃出身如何啊？”

丫鬟是许家的人，闻言撇撇嘴，低声道：“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。以前是咱家四少爷的正妻，没洞房就克死了四少爷，后来改嫁给了燕王。本身的身份，也不过就跟京城名士陌桑沾点关系。”

任逍遥愣了愣。

也是个寡妇？她还以为燕王妃是当故事听着玩呢，难不成，真有投靠

她的想法？

长忆居主屋旁边的屋子里，宋凉臣听玉树神色凝重地说完，下意识地就摇头：“不可能吧？”

玉树抿唇：“王爷不如去试探试探，奴才能查到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。”

宋凉臣点头，起身就往外走，直奔故归院。

张昭这两日已经面过圣，也去许多大人府上溜达过了。昨日宋凉臣便往宫里去了信，说燕地缺河监道，张状元这样的人才，恳请皇上指派燕地。

这正给了皇帝与他套近乎的机会，几乎没犹豫皇帝就允了宋凉臣的请求，任职的圣旨几日之后便会下来。这件事还没人知道，只有他与皇上心里有数。

结果，他被人摆了一道。

故归院里，许子璃依旧十分安静地坐在花坛旁边，见宋凉臣带着玉树进来，好像一点也不惊讶：“燕王爷安好。”

宋凉臣让玉树出去守着，俯视着面前这温润如玉的男子，眼神深沉：“你连本王都敢算计？”

许子璃笑了笑：“在下不明白王爷在说什么。”

“许子珮和张昭，不是你有意撮合的吗？”宋凉臣挑眉，“就是几天前的事情吧，你出门去花灯街，当真只是看花灯？”

许子璃没反驳，反倒是十分镇定地看着燕王：“王爷觉得，在下为什么要撮合五小姐和张状元？”

竟然变相地承认了？

宋凉臣瞳孔微缩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双手撑在许子璃木轮椅的扶手上，眉头微皱：“好一个会算计的三少爷！你早知道张昭与锦衣的关系，知道他一旦另娶五小姐，本王和王妃一定会与他为难，让他前途尽毁，所以才故意把许子珮推给他的？”

许子璃微笑：“缘分这种东西，在下可是做不了什么主的。张昭与五妹都觉得彼此可以牵绊一生，在下能做什么故意之事呢？”

只不过这两个人，一个想嫁个有权有势的相公，一个想娶个背景雄厚的夫人。一拍即合，也怨不得他。

宋凉臣眼里神色流转，静静地看了许子璃好一会儿：“本王开始怀疑你了。”

“哦？”许子璃不慌不忙，“在下废人一个，有什么好让王爷您怀疑的？”

“许子文的血玉，是你偷的吧？嫁祸给了许子祁，让他们兄弟反目。许子文就算不在六部，也是朝廷官员。他在背后动手脚，让许子祁连榜都没有上，两败俱伤。你一人却在暗处看着，渔翁得利。”

宋凉臣越说越觉得一切都十分合理，看着许子璃的眼神也古怪起来：“加上这次的许子珮，你是在报复许家所有的子女。”

许子璃垂了眼，淡淡地道：“这点小打小闹，算什么报复呢？”

“你还有后招？”宋凉臣下意识地看了他的腿一眼，“这么深的仇怨，恐怕以前在许家兄妹手里没少吃亏。”

“说来话长，不过今日，在下刚好有很多话想说。”许子璃抬头，朝他淡淡一笑，“王爷有兴趣听吗？”

宋凉臣心里紧了紧，只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浮出水面了，心里隐隐有些猜测，可又觉得不可能。

许子璃转动木轮子，移到院子里的石桌边，伸手拿了茶壶倒茶：“若是想听，还请王爷坐下吧，因为真的太长了。”

“嗯。”宋凉臣点头，撩了袍子在石桌边坐下，看向他。

许子璃给宋凉臣说了一个故事，关于他和许子衿的故事。

子衿和子璃是一母同胞，感情十分要好，哪怕子衿因为太出众被许老太太抱养，而子璃只能住在一个小院子里，由下人照顾，两兄弟的感情还是没变过。

八岁的时候，因为意外，子璃的腿坏了。大夫说能治好的希望很渺茫，所以全府的人都当他是废了的，只管他还活着就好，不要他学任何东西。

因此子璃开始自闭，只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除了子衿，谁也

不见。

这后院里波涛暗涌，子衿比子璃聪明，躲过了很多次的暗算，平安活到了十九岁，也终于可以成亲了。

许家规矩，成亲的男儿便可以分担家业。因为许崇山的器重，许子衿完全可以接替他的位置撑起整个许家，无论从文从武，前途都是一片光明。

然而这次的磨难，许子衿没能逃过去。许家三兄妹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要将他置于死地。所以后来，双生之子断掉了心灵感应，有一个从这世上永远地消失了。

“王爷觉得，剩下的这一个，是不是该报仇？”

许子璃笑得格外镇定，慢悠悠地讲完整个故事，眼神认真地看着宋凉臣。宋凉臣听得有些震撼：“你知道许子衿是被他们害死的？”

“我自然知道。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都能感受到。”许子璃闭了闭眼，“很神奇吧，我不用任何证据，也不需要任何证据，就能确定凶手是谁。”

“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瞒着美景？”宋凉臣皱眉，“不如直接告诉她。”

许子璃摇头：“告诉她又怎么样呢？子衿已经无法活过来了，说出来反而平添王妃的苦恼。她也奈何不了这许家三兄妹，没有任何证据，光靠我的心灵感应，谁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“所以你就在暗中报复他们？接下来还打算让他们三个人血债血偿吗？”

“很意外吗？”许子璃平静地道，“杀人该偿命，这是律法上说的。如果按照律法不能处罚他们，那就只有我来安排了。”

宋凉臣看了他一会儿：“你为什么会放心将这些事情告诉本王？不怕本王去许崇山那里揭发你吗？”

许子璃笑了：“王爷有证据吗？”

宋凉臣：“……”

好多事情就是明知道是那样，但是证据不足，便奈何不了对方。

坐在轮椅上的人安静优雅，目光望向院墙外某个方向的时候，总是有一股子别样的温柔：“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王爷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

“有。”燕王爷深深地看着他，“最后一个问题。”

“王爷请问。”

“本王很想知道，你与许子衿的区别在哪里！”

许子璃一愣，继而低笑：“双胞胎是很神奇的。两个人中若有一个死了，另一个会继承他的一些东西，代替他一起活下去，所以现在的我与子衿，几乎没有差别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宋凉臣看着他，目光下移，落在他的脖子上，“性格变化本王可以理解，身体上的特征呢？”

许子璃一愣，微微挑眉：“王爷查了在下的底？”

“不查怎么会来找你？”宋凉臣笑了笑，出手如电，直接去揭他脖子上的东西。

许子璃下意识地扶着轮子后退，但是到底不如宋凉臣的动作快，脖子被他掐住了。

“王爷！”轻舟低喝了一声，终于忍不住冲过来想拦。

宋凉臣摸着许子璃脖子上的那一块东西，感觉真的跟皮肤差不多，一时还有些不敢往下撕，但见轻舟冲过来，再不撕就没机会了，便下了狠手，捏着一小块冰凉的东西，使劲一扯。

轻舟想阻挡也来不及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家主子脸色白了白，脖子上的一块跟皮肤一模一样的皮被扯了下来。

没有流血，只是露出来一颗痣，在脖子和锁骨之间的地方，很打眼。

随着这颗痣露出来，许子璃脸上也出现了十分怪异的神色，呆呆地看着宋凉臣。

捏着手里的东西，再看了看许子璃，宋凉臣惊了一跳，退后半步，眼里犹如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

“你……”

许子璃轻笑，收回了神色，垂眸道：“燕王爷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，都已经解释清楚了，为何还要来撕这东西？”

轻舟脸色也青了，第一反应，竟然是转身守在院子门口。

主子最大的秘密被人知道了，要么他绝对守口如瓶，要么……就别活着离开了。

气氛顿时凝固，宋凉臣脑子里乱成一团，看着面前这容貌清雅的男子，眼前闪过许多沈美景睡着了都在哭的画面，还有耳边跟魔咒一样的呢喃。

“子衿……子衿……”

红色的鸳鸯灯挂得老高，上头是颜体写的“愿君复生”。

那四个字在他眼前不断地扩大、旋转，最后淡化成了面前许子璃的脸。哭声、眼泪、无尽的愁苦，最后都融进了这人的眉眼。

他优雅地朝自己颌首，淡淡地道：“许子衿拜见燕王爷。”

许子衿。

宋凉臣觉得心口发堵，嘴唇都跟着白了。眼睛看着这人，许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

“你骗她？！”

许子衿抬头，眉宇间像是藏着好多好多的故事，不过终究没有说，而是道：“王爷好像查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”

宋凉臣闭了闭眼，伸手扶着石桌。

他是查到了很多东西，查到许子衿的死跟许家三兄妹有关。然而他还查到，那日的许子璃，不明原因地昏迷了一整天，不知去了何处，最后是被轻舟送回院子的。

联系这许府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来看，他不得不怀疑这“许子璃”到底是谁。毕竟按照许府的说法，许子璃什么都不会，那又何来一身书卷之气，眼里淡定得如看透了所有？

双胞胎兄弟再怎么一样，也不可能连内涵都一模一样，更何况他看沈美景的眼神，总是太过温柔，让他不经意瞧着都觉得心惊。

冲动之下直接去抓这两兄弟身上唯一的不同之处，结果没想到，得到的答案让他自己都无法接受。

许子璃就是许子衿，许子衿便是许子璃。

他竟然还活着，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又该怎么跟沈美景解释？

要是活的许子衿和自己同时站在美景面前，她会选谁？

从心底泛上来的无名恐慌几乎淹没了他，宋凉臣下意识地伸手，将手里的皮给他贴了回去。

“本王宁愿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许子衿笑了笑，轻轻叹了口气：“是我的失误，给美景的信只是想让她挺过来，好好活着，却不想她执着至此，让王爷查出了真相。王爷若是当真对她好，便当什么都不知道吧。”

宋凉臣红了眼，伸手抓过他的衣襟：“你知道你这假死，她有多难过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还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这许府受苦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为你悲痛得生不如死？！”

许子衿抬眼，眼眸也慢慢红了，却依旧是笑得温柔，轻声道：“你又知道些什么呢？”

他又怎么会知道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
宋凉臣一把推开他，咬牙起身：“本王不会告诉美景真相的。”

“那最好。”许子衿颌首作礼，“在下谢过燕王爷。”

许子衿对她最后的温柔，是从此之后再不打扰，看她安乐一生，这样便好。

美景身上背着人命，他身上又何曾不是呢？从子璃死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注定再也成不了许子衿，再也无法护她一生一世。

那不如就放了她吧。

宋凉臣眸子里满是恼怒，几乎要无法控制，转身就冲了出去。

轻舟皱着眉，正打算拦，却听得自家主子道：“轻舟，过来。”

“主子！”人已经走到门口了，他捏着手里的匕首，“不能放他走了！”
许子衿摇头：“燕王爷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“你怎么就这么笃定？”宋凉臣在门口停下，咬牙道，“万一本王一时心血来潮，告诉别人呢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许子衿转着轮椅过来，看着他的背影道，“只要王爷还爱美景一日，便会替在下守着这秘密一日，深爱之情比什么毒誓都来得可靠。”

因为不想彻底失去她，所以宋凉臣一定会保守秘密。

轻舟皱眉，想了想，放下了手。

宋凉臣冷哼一声，擦着轻舟的肩出去，脚步凌乱。

“主子，”见人走远了，轻舟才忍不住道，“王爷和王妃最近正在吵架，您为何如此笃定他还深爱王妃？”

这赌注也太冒险了。

许子衿轻轻摇头，眼神复杂：“就凭他那方寸大乱的模样，不似运筹帷幄之神，而似用情至深之人。”

许子衿这么笃定，宋凉臣不舍得美景。因为她那么好，谁遇见了会舍得放手？

只要能跨过他这道坎，她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轻舟心疼地替许子衿推了轮椅进去，小声嘀咕道：“主子我求您了，您别总是这样笑，看着容易让人哭出来。”

真是每一回见自家主子笑得温柔的模样，轻舟都能看清里头的痛苦，跟着整颗心揪成一团。

许子衿救得了沈美景，但是这世上，再也没有人能將许子衿拉出这泥沼。

许子衿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空哭，所以你啊，还是快去做事吧。”

忙一点，再忙一点，他也才能坚持下去啊。

轻舟哽咽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

宋凉臣整个人都乱了，出了许府，骑马跑了好一阵子，才慢慢冷静下来。玉树无声地跟在他身后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
“本王可以理解成，许子衿想活命，所以迷晕了许子璃，让他替自己去死的吗？”他轻声问。

玉树一愣，在宋凉臣身边停下，摇头道：“根据奴才查到的东西来看，可能恰好相反。”

许子璃应该是自愿代替许子衿去死的，虽然不知道这后头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是这两兄弟对换了，也就是说被迷晕了一整天的不是许子璃，而是许子衿。

这许府人的手段到底是有多可怕，逼得许子璃不得不用性命来保护自己的弟弟？

装成许子璃的模样，许子衿怕是在下好大的一盘棋，要卷了整个许府进去，血债血还。

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王妃担心的事情了。

宋凉臣闭了闭眼，道：“回去就跟王妃说，许子衿是被许子文害死的。”

“……”玉树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许子文身上欠着无数赌债，兜着没有告诉许崇山，要处置他很简单。处置完了，也让王妃心安。”

好吧，这下明白了，自家主子是打算瞒着真相，让许子文承担所有的罪过。

“奴才这就去办。”

宋凉臣咳嗽两声，看着灰蒙蒙的天，头痛欲裂。他有些无法接受许子衿还活着的事实，却又觉得，他活着也挺好。

是许子衿自己说的，若是中箭，要把箭头挖出来伤口才能痊愈。箭头还在，总比化进肉里再也挖不出来好。

只是，他心里好慌。一向自信霸道的燕王爷，只觉得半点底气也没有。若是知道真相，美景会是什么反应？